

# 司徒雷登晚年背十字架

黃天邁

(本文插圖刊第二頁)

## 職位對了時候錯了

司徒雷登博士(下稱司徒師)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日在華府逝世，今適逢二十三週年紀念日，緬懷絳帳，無限追思。司徒師創辦母校燕京大學，宏揚教化，桃李滿天下。本可以燕大校長終老，以遂畢生獻身教育之初衷，乃以七十高齡，突膺徵召，出任美國駐華大使。時值中共武裝叛亂，美國對華政策偏差之際，危疑震撼，左右為難。「職位對了，時候錯了。」(引用杜魯門語)令人惋惜！司徒師一本基督博愛精神，憑一顆純潔善良的心，面對邪惡狡獪的中共，聽命於偏執的馬歇爾，受制於共黨滲透的國務院，在先總統蔣介石睿哲優容之下，獨力難支，一籌莫展。司徒師返美退休後，續寫「在中國五十年」回憶錄，已刊行於世，有中文譯本。一九八〇年，傅運波檢出司徒師在大使任內(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)親筆英文日記，交由旅美燕大校友會公開發表。在兩項文件中，可窺見司徒師當年苦悶心情。我忝列門牆，在校時常親教誨。司徒師任大使時，我適在南京供職情報單位，因公私

關係，不時趨候，聊備諮詢，深深體念老人苦衷。茲追述傷心往事，以誌崇敬與懷念之忱。

## 宗教世家杭州落戶

司徒師的父親是美國長老會牧師，清末來杭州傳教，教堂在天漢州橋。司徒師於一八七六年出生於西子湖畔，可謂人傑地靈。三歲後兼習中英文，能說杭州官話。十一歲去美國受小學、中學及大學教育，獲哲學博士及神學博士學位。二十八歲回到杭州，助父傳教。司徒師除中、英文外，精通希臘、拉丁及希伯來文。聖經主要經文都能背誦。回杭州後致力於中國古籍文史的研究，熟讀四書，涉獵文學名著如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紅樓夢等。探索先秦諸子及程朱陽明學說，而以孔孟為圭臬。司徒師常說：「唯有孔子可以代表中國倫理文化。」又說：「儒家教化才是正宗。」司徒師立志要做大教育家，畢生服膺「有教無類」及「忠恕之道」遺教。司徒師自稱為杭州人，未入中國籍。司徒師的母親也是虔誠基督徒，創辦弘道女校，基督教義與中國倫理並重，中共竊據大陸後停辦。司徒師雙親都在杭州去世，葬於

西湖九里松。

## 自由講學兼容並蓄

司徒師以個人毅力和聲望，在美國奔走籌募基金，於一九一九年在北平創立燕京大學。初期因陋就簡，校址在北平內城東南角之盔甲廠。辦公室、課室及男生宿舍分散各院，多為民房。除大禮堂為二層樓房外，一律為平房。女生課室及宿舍在東城佟府夾道。一九二六年，新校舍在西郊海淀建築完工，全校遷移新址，與圓明園廢墟為鄰。辦公大樓、大禮堂、圖書館、課室及男女生宿舍皆為二層宮殿式建築，雖不富麗，却也堂皇。「燕南園」緊接校園，是教職員住宅區，花木扶疏，清幽肅穆，是學人理想住所。我讀四年級時隨校遷往新址，是海淀第一屆畢業生。燕大校訓是「由真理得自由以服務。」司徒師與蔡子民先生同受古希臘哲人學風的影響，倡導自由講學與兼容並蓄，開中國教育學術界風氣之先。司徒師為首任燕大校長，後因教育部立案規定，需由中國人任校長，先後聘吳雷川、陸志韋為校長。司徒師改任校務委員會主席，又名校務長。出任

大使時向董事會辭職，經挽留准假。全校師生始終認司徒師為校長，尊為「燕大精神堡壘」。教授陣容，如劉廷芳、洪煨蓮、徐淑希、趙紫宸、衛挺生、張東蓀、郭雲觀、簡又文、許仕廉諸先生，皆一時之選。司徒師主張「道並行而不悖，」從不干涉教務。司徒師中年喪偶，未續弦，視學生如子女，潛移默化，不勸人做禮拜，聖經非必修課。在教會學校中，燕大最少宗教色彩。

「五卅」慘案及「三一八」慘案，燕大同學與全國各級學校同學一致行動，遊行罷課，皆獲司徒師默許。民國十四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，在北平逝世。司徒師告同學可自由參加移靈祭甲。民國十五年，我負責國民黨燕大區黨部黨務。警察總監陳與向司徒師提出一份「黑名單」，計八十餘人，說是「革命黨」，（中有跨黨份子。）他說：「奉張少帥（學良）指令，軍警對貴校不採取任何行動；但希望貴校長對諸生予以警告，停止活動。」司徒師說：「我向不干涉學生政治思想，學生們同情國民黨極為普遍，不僅燕大為然。我當設法約束，不使在校外活動。」事後司徒師約我談話，表示敬仰孫中山先生，並同情國民黨，婉諭謹慎行藏，勿過露鋒芒，無一字責備禁制。民國十六年，我班畢業典禮中，司徒師訓話，說：「唯有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。」使在座之張大元帥代表教育部長秦某尷尬難堪。共產黨以燕大為理想滲透目標，藉國共合作掩護，發展組織。北伐節節勝利，厲行清黨，共產黨一時銷聲匿跡。後以抗日運動風起雲湧，共產黨乘機蠢動，黃華（王汝梅之化名）者流又在校

園內活躍起來，使多數燕大同學背上黑鍋。

### 日軍囚禁潛心著述

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司徒師被日軍囚禁，完全失去自由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司徒師才恢復自由。被囚四年中，司徒師身心都受到嚴重打擊，致影響日後健康，老年癱瘓。司徒師在集中營潛心著述，著有「五十年在中國」、「孔子相互關係」、「四字中國成語」、「希臘英漢字典」等。司徒師善游泳，被囚時缺乏運動，飲食失調，種因多病。司徒師早晚及進餐時都虔誠祈禱，求盟軍勝利及世界和平。日本軍人蠻橫，但見司徒師虔誠祈禱，儼然不可侵犯，也由表敬佩。戰爭後期，日軍在太平洋戰事不利。一天有一日本將官問司徒師：「假使美國將日本打敗，美國會不會佔領日本本土，施行報復？」司徒師虛與委蛇，心中竊喜，已意會到勝利即將來臨。司徒師被囚歲月中未寫日記，因恐日軍檢查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。後來發表之日記係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零星記載，一九四九年為重要的一年，日記較詳。

### 美國務院羣魔亂舞

中共利用抗日戰爭，勾結日軍，聽命蘇俄，拉攏美國左傾份子，破壞我政府威信，企圖奪取政權。美國務院為共黨滲透，對華政策偏差，終於鑄成大錯。「太平洋學會」是國際共黨宣傳機構，在「太平洋評論」及其他傳播工具發表論文，強調中共是「土地改革者」，不是「馬列主義

者」，與蘇俄無關。詆毀國民政府為封建，盛讚延安民主。國務院內居里、拉鐵摩爾、范宣德、謝志偉等都是共黨同路人。羅斯福總統受他們煽惑，大大影響決策，一九四一年派居里訪華，企圖促成「國共合作」。

居里來華後，希望與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及蘇俄大使潘友新會談，以促成「停止內戰，組織聯合政府。」先總統蔣公告訴他：「中共受第三國際節制，反對與英美合作，以抗戰為名，發展組織，削弱政府實力，離間中美關係，使援華不力而孤立中國，傾向蘇俄。」居里早有成見，要政府與中共妥協，做了中共的應聲蟲。蔣公原擬聘美國駐俄大使浦立德為政治顧問，居里推薦由國際共黨支持之拉鐵摩爾。同時美駐華大使館秘書范宣德謝志偉與周恩來林彪等經常會晤，主張美援要分給中共。美大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、盧登，三等秘書伊默森等為中共張目，並支持桀傲不遜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爭取「指揮中國軍隊全權」及「租借物資管理監督權」。這些共黨及親共份子向國務院報告，都是一面倒，說中共的好話。並翻出舊賬，硬說美援武器打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共。美政府不察，削減及停止軍援聲浪日高，使我政府勘亂無功，中共坐大，以致大陸赤化，繼以韓戰越戰，美國自食惡果。赫爾利說過：「中國大陸如送給中共，則等於斷送了東南亞。」真是一針見血。

### 赫爾利奔走任調人

一九四四年，赫爾利先以羅斯福特使身份來

中華，後出任駐華大使。赫爾利以史迪威不適宜現職，請羅斯福調史回國，由魏德邁繼任。史迪威回國後發表談話，詆毀我政府及蔣公，馬歇爾受其影響，來華前已有偏見。赫爾利企圖說服中共，偕林祖涵飛延安與毛澤東會談。毛提出五項要求：(一)統一中國所有軍隊。(二)改組國民政府及軍委會，組織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代表的聯合政府。(三)擁護三民主義，建立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政府。(四)所有抗日軍隊供應物資公平分配。(五)承認各黨合法地位。赫爾利將毛簽字的「合作條件」帶回重慶。政府對毛所提，除聯合政府外，幾乎全部採納。周恩來返延安報告後，又向赫爾利提出：(一)取消邊區封鎖。(二)釋放政治犯。(三)取消限制人民自由法令。(四)停止特務活動。赫爾利於請示蔣公後，告延安擬與宋子文、王世杰等同去延安商談，日久不復。周恩來復堅持廢除黨治，召開國是會議，組織聯合政府。同時謝志偉等人去延安與中共勾結，向國務院送不實之報告。赫爾利就任大使後採取斷然措施，調親共館員十一人回國。後來美聯邦調查局查獲謝志偉做間諜證據，謝志偉將國務院機密文件送莫斯科及延安。

### 武裝叛亂談判無功

一九四五年，赫爾利返國述職，訪英國蘇俄後回重慶任所。毛澤東在延安召開共黨七大大會，仍堅持組織聯合政府。召集「解放區」人民代表大會，以對抗國府召開之國民大會。日本投降後中共對政府「原地駐防待命」之命令置之不理。

。延安總部連下七道命令，東北、朝鮮地下組織全面暴動。朱德以「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」名義，對日軍岡村寧次發出向中共投降命令，佔據東北、華北，與侵入東北的俄軍相呼應，掠奪日軍武器、破壞軍令統一、建立赤色根據地。赫爾利目睹情勢惡化，不禁搖頭嘆息，但表示仍將盡最大努力以挽救危局。

赫爾利奉蔣公命去延安接毛澤東到重慶，蔣公與毛會談，重點為共軍整編及共軍控制區行政問題。毛澤東奸詐成性，毫無誠意，以至談判破裂。共軍已佔華北二百多城市，及膠濟、津浦等鐵路十幾處據點，威脅山海關至浙江海岸線及黃河長江運河沿岸。又復武力阻礙國軍接收，開至東北接收之政府軍被共軍攔阻登陸推進，發生大規模戰鬪。政府原定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為之延期。赫爾利應戴笠將軍之邀，前往楊家山視察中美合作所，由梅樂斯准將向其展示工作成果。戴笠將軍詳述中共在抗戰期間擴充實力擁兵自重之陰謀，並列舉例證。赫爾利在招待晚宴席上發表演說，透露美政府對中共認識不够，推崇總統蔣公介石之卓越領導，痛心調處失敗，譴責國際共黨及中共之赤化世界陰謀。赫爾利聲明此次談話，不是美國大使身份，而是中國忠實的朋友。赫爾利終於被國內外親共份子造謠中傷，憤而辭職，回國後發表談話，抨擊美國務院對華政策之經誤。

### 馬歇爾調處袒中共

赫爾利回國後，杜魯門派馬歇爾以特使身份來華，強調要促成「國共和談，停止內戰，否則

停止一切軍經援助。」由馬歇爾、張羣、周恩來成立三人小組委員會，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，政府方面鄭介民、美方饒伯森、共方葉劍英為三方面代表。中共對停止軍事調處協議陽奉陰違，以致派往各地調處小組勢而無功。共軍佔領東北重要港口，藉蘇俄掠奪日軍之武器增強兵力。馬歇爾對中共予以寬容，反迫政府與中共妥協，並以停止支援軍輸國軍前往東北為要挾。中共在調處掩護下，拖延時日，使國家陷於混亂，經濟破產，士氣沮喪。中共同時攻擊美國干涉內政。美國認為政府勘亂為內戰，而對中共之武裝叛亂視若無睹。

我在軍調部是鄭介民將軍的助手，黃華是葉劍英的助手。黃華根據他們秘密人事資料，說我在校時與他們（指共產黨）合作。我說那是清黨以前的事，清黨後壁壘分明，化友為敵。今後中共如能脫離蘇俄掌握，放下武器，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，共謀國是，未嘗不可以再度合作。黃華唯有苦笑。當時軍調部內政府方面與美方工作人員，共有燕大同學十人，共方則有十二人（王人美在內）。黃華對司徒師口口聲聲稱「老校長」，誰想到「老校長」卸任大使離華時，刻意刁難的就是黃華。

### 調處觸礁司徒使華

赫爾利辭職後，繼任人選以魏德邁呼聲最高，但遭中共強烈反對。馬歇爾推薦司徒師，爆出冷門。司徒師高風清望，內外交仰，又熟諳中國歷史文化，交遊遍及政府首長及中共頭目，尤為

先總統蔣公及蔣夫人所賞識，確是最佳人選。馬歇爾別有用心，想利用司徒師為「聖誕老人」，以達到向中共「送禮」之目的。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，司徒師前往南京到任，二十日往牯嶺呈遞到任國書。離北平前與我長談。司徒師對新職抱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」的決心，有「費力不討好」的預感。司徒師說：「十字架是背上了，只希望背得有代價，就是中國真正的和平。讓我們祈禱吧！」我說：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。共產黨是魔鬼，不會點頭的。」

司徒師說：「不要太悲觀，盡人事聽天命而已。」司徒師提議組織一五人小組委員會，由政府二人，中共二人及其本人組成，隨時集會，非正式交換意見，為政協會議鋪路。蔣公同意，指定吳鐵城、張厲生代表政府。蔣公要共軍撤出若干據點。周恩來則要求政府先下停戰令，突去上海，拒絕出席。司徒師函周促即返京無效。馬歇爾與董必武、王炳南頻頻接觸，得不到結論。司徒師代蔣公草擬致中共公開信稿，蔣公與馬歇爾意見不能一致，會談極不愉快，馬決定請調回國。

司徒師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日記：

「我向中共建議：(一)政協會議予中共十三個保留席，(二)共軍自蘇北撤退，(三)中共提出席國民大會名單，(四)共軍自大同撤退。周恩來拒絕。」

又十月六日日記：

「與馬歇爾同謁蔣介石主席，協議攻張家口軍事暫停，以不超過十天為限

。軍調小組由美方負責監督，雙方各不越界。」

馬歇爾去上海，勸周恩來回南京，周謂政府不解散國民大會，不再和談。梁漱溟、李璜、胡政之、羅隆基都為此事奔走。羅隆基告司徒師：「中共不同意軍隊國有，反對憲法。中共認為敵人不是中國政府而是供給軍火的美帝國主義者。」馬歇爾告司徒師：「美國不能支援中國政府以對抗中共。」司徒師都據實向蔣公報告。

我自北平軍部調國防部保密局任職，由局長鄭介民將軍請准蔣公，我與司徒師保持密切聯繫。司徒師對我極為信任，我經常出入大使辦公室及寢室，暢言無忌。鄭介民將軍與司徒師每月在我寓所集會一次，我以午餐招待。我們談話列為高度機密，事後鄭將軍據實報告蔣介石。平日我與司徒師常有爭論，我說：「中共武裝叛亂，政府討伐，不能算是『內戰』。假使美民主黨主政，共和黨以武力佔領城市，反抗政府，美政府是不是下令討伐，還是屈服妥協？」司徒師說：「你說的不錯，無奈美總統及國務卿不是這樣看法。」

### 停止軍援共軍渡江

一九四七年，杜魯門發佈行政命令，制止對我國出售剩餘軍火，控制政府軍所需武器，使我政府無法勘亂。共軍攻佔大同，軍調部小組撤回。中共製造「沈崇案」迫使軍調部結束，美軍返國。馬歇爾亦回國出任國務卿。杜魯門發表聲明：「不干涉中國內政。」一九四八年，美國雖恢復部份軍援，而東北已被中共竊據。甘迺迪（時

為參議員）嚴厲批評美對華政策。一九四九年大陸局勢惡化。

司徒師元旦日記：

「蔣介石總統元旦文告，措詞得體，莊嚴合理，重啓和平談判之門。不知中共反應如何？」

三月一日日記：

「中共廣播，對我大肆攻擊，說我循李宗仁之請，仍留美海軍在青島。又說李宗仁由廣川回南京，當日與我進晚餐，說我仍是『太上皇』。」

四月六日日記：

「中共兩次廣播，說我代表美帝國主義。李（宗仁）何（應欽）應與蔣介石總統和我斷絕關係，與中共合作。」

四月二十三日日記：

「共軍三十萬人渡江，佔領下關，到處都是投降、搶劫。」

共軍佔領南京後，成立軍管委員會，主席劉伯承，副主席宋任窮，外事處長黃華。司徒師尚未及與黃華會晤，美大使館即被共軍騷擾。

四月二十五日日記：

「早六時四十五分，共軍十二人闖入大使館，進入我寢室，我被驚醒。我問他們來幹什麼，其中一人說來看看。經濟專員安得博欲進入我寢室，被

共軍挾持回他寢室，大事搜查。看情形是衝着我來的。」

美國務院接獲大使館報告後，訓令大使館武官向中共軍管會提出嚴重抗議，如石沉大海，大使館與軍管會根本聯絡不上。共軍對司徒師及館員行動之限制逐漸放鬆。黃華對共軍闖入美大使館事諉稱不知情，亦未正式道歉。當時南京情形混亂，中共雖一再聲明，保護外僑（包括外交官）生命財產，但一般士兵無知，對外人敵視，且對外交官有不禮貌言行。司徒師僅能在大使館及館員住宅區範圍內活動，對民衆反應時時注意。

六月三十日日記：

「我理髮時，理髮師告我，老百姓對共黨宣傳不為所動，都希望國民黨回來。過去有米吃，現在吃不飽。」

七月十九日日記：

「國軍轟炸，投彈多未中目標。但民衆表示歡迎，他們一天比一天反共，渴望國民黨回來。」

### 黃華出面鬼話連篇

幾經週折，傅涇波終於和黃華見了面，黃華還問候「老校長」。黃華與傅涇波談話時，長篇大論攻擊美外交政策。說美國不該支持國民政府，中國內戰要美國負責。又詆毀國民政府，如何封建腐化，陳腔濫調，說個不停。

五月十三日司徒師致馬歇爾電：

「黃華來訪，談話兩小時，為私人性質，氣氛友善。我告黃華：美國和他非共產國家對中共實行馬列主義，進行世界革命，推翻資本主義，以及武裝侵略顛覆的作法，深懷戒懼，也代表所有美國人的態度。黃華說國民政府已完全失去人民之支持，正在逃亡，中共軍隊一到廣州，就會崩潰消滅。我說：『中共目前不過是打敗國民政府的軍隊，仍有廣大地區在國民政府統治下。中共未成立全國性的行政機構，可以讓外國人跟它打交道。如成立政府，必須獲得全體人民的支持，履行國際義務，才能獲得外國的同情。』」

司徒師與黃華談話時，希望中共採取反蘇俄路線，實行真正自由民主制度。司徒師想用師生關係說服黃華。共產黨六親不認，何況師生。他們「無產階級專政」的信條神聖不可侵犯，要他們自由民主，無異與虎謀皮。

### 拒往北平大失面子

黃華與傅涇波談話時，暗示司徒師可以去北平看看燕大，司徒師未置可否。黃華向北平報告後向司徒師表示，毛澤東周恩來歡迎司徒師以「老朋友」身份前往北平。

司徒師六月卅日致馬歇爾電：

「……我認為黃華所帶來的信息係毛

周對我發出掩藏的邀請，希望藉訪問燕大之名，與我會談。如接受此一邀請，必將使他們高興，同時也將表露美國的政策，對共產主義及世界革命的焦慮與對中國前途的期望。我於此時訪問北平，必將引起謠言和臆測，美國輿論將予國務院以困擾。也會被此間外交團同人誤解，藉口依例往北平訪問。我去北平亦將大大提高毛澤東及中共在國內外的聲望，甚至使人認為這是承認新政權的先聲。不可避免地人們會想我也應該去廣州一趟。我已告黃華，雖然我很喜歡看看燕大，但回國述職不能再拖，訪北平事恐無此可能。……」

國務院七月一日復電，同意司徒師不去北平。中共方面因司徒師拒往北平，大失面子。發動此事的黃華尤覺難堪。司徒師離華前遭遇種種刁難，即種因於此。黃華的助手陳某對美大使館申請出境承辦人說：「你們大使如答應去北平，一切麻煩都不會有了。」

### 離華前夕多方刁難

美國務院電准司徒師七月十八日離開南京前往沖繩。美大使館辦理出境手續時，中共公安局突然規定要「舖保」，館員以為可以找美國商人或銀行作保，司徒師堅持不可，如外交官照一般

外僑待遇找舖保，豈非創下危險的前例。經與黃華往返磋商，最後黃華承諾，大使可不需舖保，行李亦不受檢查；但館員仍需舖保，行李需接受檢查。黃華說已作了特別讓步，在雙方互不承認的現階段，若不照外僑出境規定，將給其他國外交人員留一先例。他強調這僅是一種形式，美方不應將其擴大成爲爭執焦點。

七月廿六日司徒師又與黃華會談一小時。

司徒師致馬歇爾電：

「我到軍管會外事處和黃華談話，私人關係仍與平時一樣，極爲友好。當我離開，覺得非常不快。黃華的共產黨頭腦蠻不講理，好話都聽不進。他再度提到對美國的不滿，主要是支持並繼續承認國民政府。我則重申渴望和平的意願，就心共產黨進行世界革命將導致戰爭及侵略。他指控美國幕後支持「蔣—季」（里諾）「蔣—季」（承晚）聯盟，菲律賓及韓國是美國保護國，美國是幕後主持人。我問他根據什麼作此論斷，如以臆測作事實，則雙方關係將無改善之可能。」

七月二十九日司徒師通知黃華，國務院已讓步，以美大使館名義爲館員擔保。公安局終於認可，翌日發下出境證，八月二日司徒師搭美國軍機離華飛沖繩島。

### 病魔纏身晚景淒涼

司徒師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回到華府，忙於各項公私活動，常往來於各大城市。十一月六日與正在美國訪問之鄭介民將軍餐敘，討論中美關係及美援問題。鄭介民將軍並面交總統蔣公介石親筆問候信。十一月卅日提返華府，在火車上司徒師由辛辛納失去知覺，經送醫院急救，出院後全身癱瘓，住華府私寓，由傅涇波夫婦照料。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司徒師逝世，享年八十七歲。十三年中，起居飲食皆需人扶持，必須簽字時由傅涇波按手扶筆，勉強歪斜成字。續寫回憶錄係由司徒師口授，傅涇波筆記而成。司徒師

病中念念不忘中國及燕京大學，追憶「背十字架」時之苦悶心情，憂時抱憾，齋志以歿。

最後，我應該爲傅涇波說幾句話。涇波兄絕不是共產黨，也不是共產黨同路人。他爲人開明坦率，不會勾心鬥角玩政治手腕。他忠於司徒師，一切秉承司徒師意旨行事，但不適合在那個動亂時期做一位美國大使的顧問。他對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一視同仁，無機心、無隱密，有好好先生，被人利用而不自知。這樣一位君子被人誤會至今，誠屬不幸。他侍疾司徒師，十三年如一日，高風義行，求之古人，亦不多見。

## 編輯報告

### 編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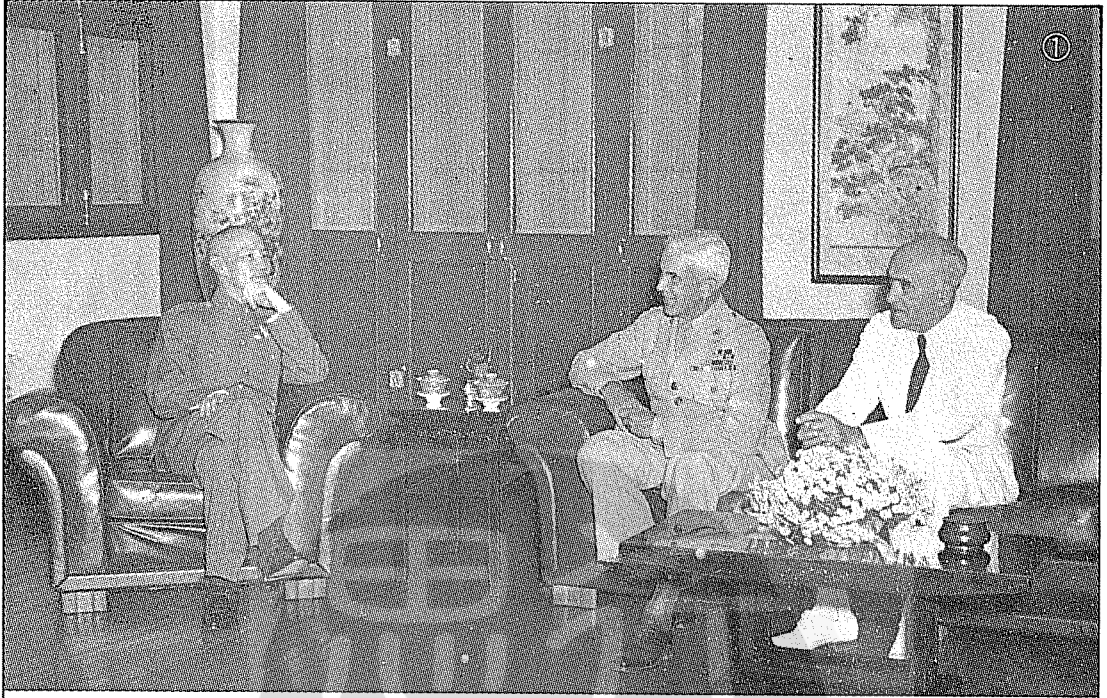
△黃天邁先生是燕京大學的高材生，傑出校友，黃先生爲本誌所寫的「司徒雷登晚年背十字架」，對司徒的家世，司徒在中國創辦燕京大學，太平洋戰爭爆發被日軍囚禁，戰後出任駐華大使，大陸淪陷離華前夕遭受中共多方刁難等等有生動翔實的報導，是一篇客觀、真實、不加渲染的人物傳記，極富史料價值。

△戚宜君先生的「張大千外傳」本期全部刊完，正加緊排校，籌劃出刊單行本，敬請讀者注意本誌新書出版廣告。

△閻鴻聲先生曾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兼會計主任多年，閻先生寫中大校長顧孟餘辦學、待人、治事、前輩風範，栩栩如生，是一篇極爲精彩的好文章。

△十一月十二日爲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，本誌遵照海外讀者來函建議，特選載中山先生手著「有志竟成」，以供讀者研閱。

△本期稿擠，于凌波先生的「于右任的故事（十六）」、黃天邁先生的「炎洲點滴（九）」、何宇白先生的「解頤拾穗（九）」、李郁塘先生的「堯樂博士傳（三十一）」，以及蔣君章教授、夏徵肩先生、陳頤教授等的大作，均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


① 蔣介石1946年接見司徒雷登大使(右)及美國海軍上將貝芝(右二)。

② 1947年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留影(文見10頁)。

